

文人画像

——名人笔下的名人

陈引驰 杨扬 傅杰 编

WEN REN
HUA XIANG

MINGREN BIXIADE MINGREN
CHENYINCHI YANGYANG FUJIE BIAN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生活·读书·新知 上海三联书店

文人画像

——名人笔下的名人

陈引驰 杨扬 傅杰 编

上海三联书店

文人画像——名人笔下的名人

著 者/杨 杨 傅 杰

特约编辑/韩可胜

责任编辑/张 帆

装帧设计/范娟青

责任制作/朱美娜

责任校对/孙 士

出 版/生活·读书·新知 上海三联书店
(200020) 中国上海市绍兴路7号

发 行/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
生活·读书·新知 上海三联书店

制 版/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印 刷/上海天华印刷厂

版 次/1996年1月第1版

印 次/1997年1月第2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320千字

印 张/15

印 数/5001—10000

ISBN7-5426-0893-2
I·117 定价 18.80 元

序

徐中玉

这是一部很有吸引力，很有用的书。书里用各有特点的文字和写法描画的都是现代中国文学界著名的学者、作家。对这些学者、作家的风貌，不仅中老年读者依然很感兴趣，愿望重温或有所补充，许多青年读者也因与所谈前辈相距已远，资料难得，有心求知而搜寻不易，正渴望出现这样的书；更不必说也属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所不可或缺的根柢知识了。

这部书还是著名文人描画并感怀著名文人的佳作。被写者与作者双方大都是非常熟悉、亲近，至少相当熟悉、亲近的多年朋友，共过很多事，或有密切的师生关系。描画感怀时有真挚的感情，以直接交往中亲历的见闻为依据，也蕴含着他们自己的分析感想、真知灼见，保证了所写的真实性与学术性。这是绝非时下某些道听途说、胡吹乱捧、谬托知己、“炒”气十足的劣品所可比拟的。通过这部书，不仅对被写者，对同是著名学者、作家的各写者，同时能获得相当的了解，这对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读者们来说，也会需要而深感兴趣。

一部书能起几方面这样的作用，甚属罕见，这是我翻阅这部书稿后很快产生的感想。希望这部书能快点出版，就可置在案头，随

时看看了。编者们的既为读者也为出版家想出了一个多好的主意。

我有幸及见被写前辈中的一小部分，同他们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当然我主要只是他们的学生、读者。作者中熟稔的较多，是我敬重的师辈、老友，也是他们的读者。被写者与写者，合计现还健在的，包括识与不识，已不足十位了。岁月如流，逝者如斯，我总常想念他们的业绩和音容笑貌。时光不会倒流，感叹何益，理当自强不息。这部书给我的深刻启迪就是逝者在不同时期、不同方面、不同领域都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学术文化事业出过力，留下了业绩、光辉。现在还有很多读者记得他们，感谢他们，要求研究他们，绝非出于偶然。人总不能老是浑浑噩噩，无所用心。老了就叹老，卑了就嗟卑，自己缺少脊梁骨，岂能靠别人来撑起走。诚然管不了大事，如果不自放弃，对自己还是能管牢一点的吧。

我敬重被写者与写者两方面的前辈师友，也愿表明，著名不过是著名而已，任何人都非天纵之才，不可能全美，更无法自我或替人准确预测未来。人是会变的，写下来的却是出于一时一地一个局部的情况，所写总有时间、地点、知见等各种局限。学海无涯，凡百既都在或大或小或快或慢的流动之中，就不能也无须遽求定论，相信被写者和写者都无此意，编者也不是以定论来作选入标准的。知人论世，论世知人，今后必然还会出现新的资料，被后来人作出不尽相同或不同的议论，十分正常。学术文化的发展，端赖后人能不断深化认识，扩大见闻，随时代的进步而更新。自然，更新不能割断历史，已有的基础不可毁弃。作为一种再出发的基础，一种可贵的中介，这部书无疑很有价值，定能受到欢迎。

编者要我略谈几句，勿此表示我的喜悦和期望，即以为序。

目 录

序	徐中玉	1
林琴南	苏雪林	1
回忆辜鸿铭先生	罗家伦	6
蔡子民	周作人	11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鲁 迅	14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梁实秋	17
弘一法师之出家	夏丏尊	20
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	台静农	25
回忆鲁迅先生	萧 红	32
苏和尚杂谈(节选)	柳亚子	65
知堂先生	废 名	77
熊十力二三事	王元化	81
黄季刚老师逸事	程千帆	88
悼夏丏尊先生	丰子恺	102
最后的十七日	周作人	107
谈陈寅恪先生	俞大维	112
忆刘半农君	鲁 迅	120
胡适先生二三事	梁实秋	123
梁漱溟	张中行	130

敬悼许地山先生	老舍	135
吴宓先生	温源宁	142
我们的蒙老师	杨向奎	145
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	余英时	151
金岳霖先生	汪曾祺	161
冯友兰	郑朝宗	166
追悼志摩	胡适	170
关于郁达夫	黎烈文	179
回忆朱光潜先生	常风	184
关于庐隐的回忆	苏雪林	206
回忆郑公二三事	程俊英	212
杂忆佩弦先生	李长之	221
丰子恺	赵景深	228
哭一多	吴晗	233
俞平伯的晚年生活(节选)	木示	238
怀废名	周作人	252
记胡风	楼适夷	258
我与老舍	罗常培	267
这一些忧郁的碎屑	黄永玉	270
文章与前额并高	余光中	308
人事固多乖——纪念梁宗岱	卞之琳	316
往事和散宜生诗集	黄永玉	328
我所见于诗人朱湘者	苏雪林	338
窗子内外:忆林徽因	卞之琳	347
回忆叶公超先生	常风	353
记卢冀野	梁实秋	365
孙大雨	沈从文	370
谈梁遇春	冯至	374

追忆李健吾的“快马”	卞之琳	385
怀傅雷	柯 灵	395
记钱鍾书先生	吴忠匡	402
风雨中忆萧红	丁 玲	414
我见到的穆时英	黑 婴	419
忘不了的往事	方 敬	427
我看苏青	张爱玲	435
穆旦的由来与归宿	王佐良	450
遥寄张爱玲	柯 灵	461

林 琴 南

苏雪林

林 纾(1852—1924) 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福建闽县人。在世界翻译史上,林琴南或许是最为奇特的人物。他靠翻译欧美小说成名于世,但他本人不懂外语。通过别人口述,他用古文翻译了欧美各国的小说一百七十余种,其中《块肉余生述》、《茶花女遗事》、《拊掌录》都畅销于世。“五四”时代,林纾以反对白话文而行名于世。在《致蔡鹤卿书》中,将白话文当作“引车卖浆者语”而贬抑,后又写小说《荆生》影射新文学人士,遭到新文学人士的合力回击。

当林琴南先生在世时,我从不曾当面领过他的教,不曾写过一封问候他起居的信,他的道貌虽曾瞻仰过一次,也只好像古人所说的“半面之识”。所以假如有人要我替他撰什么传记之类,不问而知是缺少这项资格的。

不过,在文字上我和琴南先生的关系却很深。读他的作品我知道了他的家世行事;明瞭了他的性情、思想、癖好,甚至他整个的人格。读他的作品,我因之而了解文义,而能提笔写文章,他是我15年前最佩服的一个文士,又是我最初的国文导师。

这话说来长了。只为出世早了几年，没有现在一般女孩子自由求学的福气和机会。在私塾混了二年，认识了一二千字，家长们便不许我再上进了。只好把《西游》、《封神》一类东西，当课本自己研读。民国初年大哥从上海带回几本那时正在风行的林译小说，像什么《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橡湖仙影》、《红礁画桨录》等等，使我于中国旧小说之外，又发见了一个新天地。后来父亲又买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完全的林译，计有一百五六十种之多，于是我更像贫儿暴富，废寝忘餐，日夜披阅。渐渐地我明白了之乎者也的用法，渐渐地能够用文言写一段写景或记事小文，并且摹拟林译笔调居然很像。由读他的译本又发生读他创作的热望，当时出版的什么《畏庐文集》续集、三集，还有笔记小说，如《技击余闻》、《畏庐琐记》、《京华碧血录》，甚至他的山水画集之类，无一不勤加搜求。可惜十余年来东奔西走，散佚得一本都不存了，不然我可以成立一个“林琴南文库”呢。

民国8年升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林先生的寓所，就在学校附近的绒线胡同。一天，我正打从他门口过，看见一位须发苍然的老者送客出来，面貌宛似《畏庐文集》所载“畏庐六十小影”。我知道这就是我私淑多年的国文老师了。当他转身入内时，很想跟进去与他谈谈，兼致我一片渴慕和感谢之意。但彼时究竟年轻胆小，又恐以无人介绍的缘故不能得他的款接，所以只得快快地走开了。后来虽常从林寓门口往来，却再无碰见他的机会。在“五四”前，我完全是一个林琴南的崇拜和模仿者，到北京后才知道他所译小说十九出于西洋第二流作家之手。而且他又不懂原文，工作靠朋友帮忙，所以译错的地方很不少。不过我终觉得琴南先生对于中国文学里的“阴柔”之美，似乎曾下过一番研究功夫，古文的造诣也有独到处。其译笔或哀感顽艳、沁人心脾，或质朴古健、逼似史汉，与原文虽略有出入，却很能传出原文的精神。这好像中国的山水画说是取法自然，其实能够超越自然。我们批评时也不可拘拘以迹象求，而以其

神韵的流动和气韵的清高为贵。现在许多逐字逐句的翻译，似西非西，似中非中，读之满口榘枿者似乎还比它不上。要是肯离开翻译这一点来批评，那更能显出它的价值了。他在翻译西洋文艺作品时，有时文法上很不注意，致被人摭拾为攻击之资；他又好拿自己的主观，乱作评注，都有失翻译家严正的态度。不过这些原属小节，我们也不必过于求全责备。“五四”前的十几年，他译品的势力极其伟大，当时人下笔为文几乎都要受他几分影响。青年作家之极力揣摩他的口吻，更不必说。近代史料有关系的文献，如革命先烈林觉民遗妻书、岑春萱遗蜀父老书笔调都逼肖林译。苏曼殊小说取林译笔调而变化之，遂能卓然自立一派。礼拜一派滥恶文字也渊源于它，其流毒至今未已。有人引为林氏之过，我则以为不必。“学我者病，来者方多”，谁叫丑女人强效捧心的西子呢？

在他创作里，我知道他姓林名纾，字琴南，号畏庐，福建籍。天性挚厚，事太夫人极孝，笃于家人骨肉的情谊。读他先母行述、雪女墓志一类文字常使我幼稚心灵受着极大的感动。他忠君，清朝亡后，居然做了遗老，前后谒德宗崇陵十余次。至陵前，必伏地哭失声，引得守陵的侍卫们眙愕相顾。他在学校授课时总勉励学生做一个爱国志士，说到恳切之际，每每声泪俱下。他以卫道者自居，五四运动起时，他干了许多吉诃德先生的可笑的举动，因之失去了青年的信仰。他多才多艺，文字以外书画也著名。他死时寿约七十余岁。

琴南先生在前清不过中过一名举人，并没有做过什么大官，受过皇家什么深恩厚泽，居然这样忠于清室，我起初也很引为奇怪。阅世渐深，人情物理参详亦渐透，对于他这类行为的动机才有几分了解。第一，一个人生在世上不能没有一个信仰。这信仰就是他的思想的重心，就是他一生立身行事标准。旧时代读书人以忠孝为一生大节。帝制推翻后，一般读书人信仰起了动摇，换言之便是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地，他们的精神哪能不感到空虚和苦闷，如果有了新的信仰可以代替，他们也未尝不可以在新时代再做一次人。民国初

建立时，一时气象很是发皇，似乎中国可以从此雄飞世界。琴南先生当时也曾对她表示过热烈的爱和希望。我恍惚记得他在某篇文字的序里曾说过“天福我民国”的话。但是这新时代后来怎样？袁世凯想帝制自为了，内战一年一年不断了，什么寡廉鲜耻、狗苟蝇营、覆雨翻云、朝秦暮楚的丑态，都淋漓尽致地表演出来了。他们不知道这是新旧递嬗之际不可避免的现象，只觉得新时代太丑恶，他们不能接受，不如还是钻进旧信仰的破庐里安度余生为妙。在新旧过渡时代有最会投机取巧的人，也有最顽固守旧的人，个中消息难道不可以猜测一二？第二，我们读史常见当风俗最混乱、道德最衰敝的时候，反往往有独立特行之士出于其间。譬如举世皆欲帝秦而有宁蹈东海的鲁仲连；旷达成风的东晋，而有稿饿牒牖下不仕刘宋的陶渊明；满朝愿为异族臣妾的南宋，而有孤军奋斗的文天祥；只知内阅其墙不知外御其侮的明末，而有力战淮扬的史可法，都可为例。我觉得他们这种人如其用疾风知劲草、岁寒见松柏的话来解释，不如说这是一种反动，一种有激而为的心理表现。他们眼见同辈卑污龌龊的情形，心里必痛愤之极，由痛愤而转一念：你们以为好人是这样难做么？我就做一个给你们看。你们以为人格果然可由利禄兑换么？正义果然可由强权压倒么？真理果然可由黑暗永远蒙蔽么？决不！决不！为了要证明这句话，他们不惜艰苦卓绝去争斗，不惜流血，不惜一身死亡、九族覆灭！历史上还有许多讲德行讲到不近人情地步的故事，好像凿坏洗耳式的逃名，纳肝割股式的愚忠愚孝，饮水投钱临去留棧式的清廉，犯斋弹妻纵恣劾师式的公正，如其不是出于沽名的卑劣动机，就是矫枉过正的结果。

还有一个原因比上述两点还重要的，就是林琴南先生想维持中国旧文化的苦心了。中国文化之高，固不能称为世界第一，经过了四五千年长久时间，也自有他的精深宏大、沉博绝丽之处，可以教人惊喜赞叹、眩惑迷恋。所谓三纲五常的礼教，所谓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信条，所谓先王圣人的微言大义，所谓诸子百家思想

的精髓，所谓典章文物的灿备，所谓文学艺术的典丽高华，无论如何抹不煞他们的价值。况且法国吕滂说过，我们一切行事都要由死鬼来作主。因为死鬼的数目，超过活人万万倍，支配我们意识的力量也超过活人万万倍。文化不过一个空洞的名词，它的体系却由过去无数圣贤明哲英雄名士的心思劳力一点一滴建造成功。这些可爱的灵魂，都在古书里生活着。翻开书卷，他们的声音笑貌、思想情感，也都栩栩如生、历历宛在。我们同他们周旋已久，就发生亲切的友谊，性情举止一切都与他们同化。对于他们遗留的创造物，即有缺点也不大看得出来，并且还要当作家传至宝，誓死卫护。我们不大读古书的人，不大受死鬼的影响，所以对于旧文化还没有什么眷恋不舍之意。至于像琴南先生这类终日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的人，自然不能和我们相提并论了。他把尊君思想当做旧文化的象征，不顾举世的讥嘲讪笑抱着这五千年僵尸同人墟墓。那情绪的凄凉悲壮，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同情的。辜鸿铭说他之忠于清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的文明——见林语堂先生的“辜鸿铭”——王国维先生之跳昆明湖也是一样。如其说他殉清，不如说他殉中国旧文化。

总之，林琴南先生可谓过去人物了。我个人对他尊敬钦慕之心并不因此而改。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读书人，一个有品有行的文士，一个木强固执的老头子，但又是一个有血性、有气骨、有操守的老头子！

回忆辜鸿铭先生

罗家伦

辜鸿铭(1856—1928) 这位带有外国血统的混血儿,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是一位怪人。差不多所有老北大的旧人,在回忆文章中都会提到他。说他怪是因为他长得像外国人,但却拖了一条辫子。同时,在文化上他虽留学欧洲,英文极精通,但文化态度相当保守,推崇孔子,反对新文化运动。他祖籍福建同安,名汤生,自号汉滨读易者。曾为张之洞幕僚,任清末外务部左丞。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和《清流传》,曾将中国的《春秋大义》、《论语》和《中庸》等译成英文,对外传播。著作有《读易堂文集》。

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国文字名满海内外,而又以怪诞见称的,那便是辜鸿铭先生了。辜先生号汤生,福建人,因为家属侨居海外,所以他很小就到英国去读书,在一个著名的中学毕业,受过很严格的英国文学训练。这种学校对于拉丁文、希腊文,以及英国古典文学,都很认真而彻底地教授。这乃是英国当时的传统。毕业以后,他考进伯明罕大学学工程(有人误以为他在大学学的是文学,那是错的)。

回国以后，他的工程知识竟然没有发挥的余地。当时张之洞做两湖总督，请他做英文文案。张之洞当年提倡工业建设，办理汉冶萍煤铁等项工程，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号召，为好谈时务之人。他幕府里也有外国顾问，大概不是高明的外国人士，辜先生不曾把他们放在眼里。有一天，一个外国顾问为起草文件，来向辜先生请问一个英文字用法。辜默然不语，走到书架上抱了一本又大又重的英文字典，碰然一声丢在那外国顾问的桌上说：“你自己去查去！”这件小故事是蔡子民先生告诉我的，这可以看出辜先生牢骚抑郁和看不起庸俗外国顾问的情形。

民国4年，我在上海愚园游玩，看见愚园走廊的壁上嵌了几块石头，刻着拉丁文的诗，说是辜鸿铭先生做的。我虽然看不懂，可是心里有种佩服的情绪，认为中国人会做拉丁文的诗，大概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后来我到北京大学读书，蔡先生站在学术的立场上网罗了许多很奇怪的人物。辜先生虽然是老复辟派的人物，因为他外国文学的特长，也被聘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因此我接连上了三年辜先生主讲的英国诗这门课程。我记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了一条大辫子，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结里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到了教室之后，他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我们全班的同学都认为第一第二都容易办到，第三却有点困难，可是大家都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异议。

三年之间，我们课堂里有趣的故事多极了。我曾开玩笑地告诉同学们说：“有没有人想要立刻出名，若要出名，只要在辜先生上楼梯时，把他那条大辫子剪掉，那明天中外报纸一定都会竞相刊载。”

当然，这个名并没有人敢出的。辜先生对我们讲英国诗的时候，有时候对我们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小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这“洋离骚”是什么呢？原来是密尔顿(John Milton)的一首长诗 Lycidas。为什么 Lycidas 会变“洋离骚”呢？这大概因为此诗是密尔顿吊他一位在爱尔兰海附近淹死亡友而写成的。

在辜先生的班上，我前后背熟过几十首英文长短的诗篇。在那时候叫我背书倒不是难事，最难的是翻译。他要我们翻什么呢？要我们翻千字文，把“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翻成英文，这个真比孙悟空戴紧箍咒还要痛苦。我们翻过之后，他自己再翻。他翻的文字我早已记不清了，我现在想来，那一定也是很牵强的。还有一天把他自己一首英文诗要我们翻成中文，当然我们班上有几种译文，最后他把自己的译文写出来了，这个译文是：“上马复上马，同我伙伴儿，男儿重意气，从此赴戎机，剑柄执在手，别泪不沾衣，寄语越溪女，喁喁复何为！”英文可能是很好，但译文并不很高明，因为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后再用功研究的，虽然也有相当的造诣，却不自然。这也同他在黑板上写中国字一样，他写中国字常常会缺一笔多一笔，而他自己毫不觉得。

我们在教室里对辜先生是很尊重的，可是有一次，我把他气坏了。这是正当“五四”运动的时候，辜先生在一个日本人办的《华北正报》(North China Standard)里写了一篇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我们班学生是暴徒，是野蛮。我看报之后受不住了，把这张报纸带进教室，质问辜先生道：“辜先生，你从前著的《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这一下把辜先生气得脸色发青，他很大的眼睛突出来了，一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说道：“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

你？”这件事，现在想起来还觉很有趣味。辜先生有一次谈到在袁世凯时代他不得已担任了袁世凯为准备帝制而设立的参政院的议员（辜先生虽是帝制派，但他主张的帝制是满清的帝制，不是袁世凯的帝制）。有一天他从会场上出来，收到三百银元的出席费，他立刻拿了这大包现款到八大胡同去逛窑子。北平当时妓院的规矩，是唱名使妓女鱼贯而过，任挟妓者挑选其所看上的。辜先生到每个妓院点一次名，每个妓女给一块大洋，到三百块大洋花完了，乃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当时在他们旧式社会里，逛妓院与娶姨太太并不认为是不正当的事，所以辜先生还有一个日本籍的姨太太。他是公开主张多妻主义的，他一个最出名的笑话就是：“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这个譬喻早已传诵一时，但其本质确是一种诡辩。不料以后还有因此而连带发生的一个引伸的譬喻。陆小曼同徐志摩结婚以后，她怕徐志摩再同别人谈恋爱，所以对志摩说：“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譬喻来作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开用的，牙刷是不能公开用的！”作文和说理用譬喻在逻辑上是犯大忌的，因为譬喻常常用性质不同的事物作比，并在这里面隐藏着许多遁词。

辜先生英文写作的特长，就是作深刻的讽刺。我在国外时，看见一本英文杂志里有他的一篇文章，所采的体裁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常用的问答传习体（Catechism）。其中有几条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如：“什么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能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说赫德（Sir Robert Hart）总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善至美。”诸如此类的问题有二三十个，用字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绝。大约是在1920年美国《纽约时报》的星期杂志上有一篇辜先生的论文，占满第一页全面。中